



水 滸 傳

〔明〕施耐庵 罗贯中 著

第四册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

第八十七回

宋公明大战幽州
呼延灼力擒番将

话说当时兀颜延寿将引二万余军马，会合了太真驸马、李金吾二将，共领三万五千番军，整顿枪刀弓箭，一应器械完备，摆布起身。早有探子来幽州城里，报知宋江。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：“辽兵累败，今次必选精兵猛将，前来厮杀，当以何策应之？”吴用道：“先调兵出城，布下阵势。待辽兵来，慢慢地挑战。他若无能，自然退去。”宋江随即调遣军马出城，离城十里，地名方山，地势平坦，靠山傍水，排下九宫八卦阵势。

等候间，只见辽兵分做三队而来。兀颜小将军兵马是皂旗，太真驸马是红旗，李金吾军是青旗。三军齐到，见宋江摆成阵势。那兀颜延寿在父亲手下，曾习得阵法，深知玄妙，便令青、红旗二军分在左右，扎下营寨，自去中军，竖起云梯，看了宋兵果是九宫八卦阵势，下云梯来，冷笑不止。左右副将问道：“将军何故冷笑？”兀颜延寿道：“量他这个九宫八卦阵，谁不省得？他将此等阵势，瞒人不过。俺却惊他则个。”令众军擂三通画鼓，竖起将台。就台上用两把号旗招展，左右列成阵势已了，下将台来上马，令首将哨开阵势，亲到阵前，与宋江对话。那小将军怎生结束，但见：

戴一顶三叉如意紫金冠，穿一件蜀锦团花白银铠。足穿四缝鹰嘴抹绿靴，腰系双环龙角黄鞢带。蚪螭吞首打将鞭，霜雪裁锋杀人剑。左悬金画宝雕弓，右插银嵌狼牙箭。使一枝画杆方天戟，骑一匹铁脚枣骝马。

兀颜延寿勒马直到阵前，高声叫道：“你摆九宫八卦阵，待要瞒谁？你却识得俺的阵么？”宋江听的番将要斗阵法，叫军中竖起云梯。宋江、吴用、朱武上云梯观望了辽兵阵势，三队相连，左右相顾。朱武早已认得，对宋江道：“此太乙三才阵也。”宋江留下吴用同朱武在将台上，自下云梯来，上马出到阵前，挺鞭直指辽



宋公明大战幽州

将，喝道：“量你这太乙三才阵，何足为奇！”兀颜小将军道：“你识吾阵，看俺变法，教汝不识。”勒马入中军，再上将台，把号旗招展，变成阵势。吴用、朱武在将台上看了，此乃变作河洛四象阵。使人下云梯来，回复宋江知了。兀颜小将军再出阵门，横戟问道：“还识俺阵否？”宋江答道：“此乃变出河洛四象阵。”那兀颜小将摇着头冷笑，再入阵中，上将台，把号旗左右招展，又变成阵势。吴用、朱武在将台上看了，朱武道：“此乃变作循环八卦阵。”再使人报与宋江知道。那小将军再出阵前，高声问道：“还能识吾阵否？”宋江笑道：“料只是变出循环八卦阵，不足为奇！”小将军听了，心中自忖道：“俺这几个阵势，都是秘传来的，不期都被此人识破。宋兵之中，必有人物！”兀颜小将军再入阵中，下马上将台，将号旗招展，左右盘旋，变成个阵势，四边都无门路，内藏八八六十四队兵马。

朱武再上云梯看了，对吴用说道：“此乃是武侯八阵图，藏了首尾，人皆不晓。”便着人请宋公明到阵中，上将台，看这阵法。“休欺负他辽兵，这等阵图，皆得传授。此四阵皆从一派传流下来，并无走移。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，四象生出循环八卦，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，已变为八阵图。此是循环无比，绝高的阵法。”宋江下将台，上战马，直到阵前。小将军搦戟在手，勒马阵前，高声大叫：“能识俺阵否？”宋江喝道：“汝小将年幼学浅，如井底之蛙，只知此等阵法，以为绝高。量这藏头八阵图瞒谁？瞒吾大宋小儿，也瞒不过！”兀颜小将军道：“你虽识俺阵法，你且排一个奇异的阵势，瞒俺则个！”宋江喝道：“只俺这九宫八卦阵势，虽是浅薄，你敢打么？”小将军大笑道：“量此等小阵，有何难哉！你军中休放冷箭，看咱打你这个小阵！”

且说兀颜小将军便传将令，直教太真驸马、李金吾，各拨一千军，“待俺打透阵势，便来策应。”传令已罢，众军擂鼓。宋兵已传下将令，教军中整擂三通战鼓，门旗两开，放打阵的小将入来。那兀颜延寿带本部下二十来员牙将，一千披甲马军，用手掐算，当日属火，不从正南离位上来，带了军马，转过右边，从西方兑位上，荡开白旗，杀入阵内。后面的被弓箭手射住，止有一半军马入的去，其余都回本阵。

却说小将军走到阵里，便奔中军，只见中间白荡荡如银墙铁壁，团团围住小将军。那兀颜延寿见了，惊的面如土色，心中暗想：“阵里那得这等城子！”便教四边且打通旧路，要杀出阵来。众军回头看时，白茫茫如银海相似，满地只听的水响，不见路径。小将军甚慌，引军杀投南门来，只见千团火块，万缕红霞，就地而滚，并不见一个军马。小将军那里敢出南门，铲斜里杀投东门来，只见带叶树木，连枝山柴，交横塞满地下，两边都是鹿角，无路可进。却转过北门来，又见黑气遮天，乌云蔽日，伸手不见掌，如黑暗地狱相似。那兀颜小将军在阵内，四门无路可出，心中疑道：“此必是宋江行持妖法。休问怎生，只就这里死撞出去。”众军得令，齐声呐喊，杀将出去。

旁边撞出一员大将，高声喝道：“孺子小将，走那里去！”兀颜小将军欲待来战，措手不及，脑门上早飞下一鞭来。那小将军眼明手快，便把方天戟来拦住。只听得双鞭齐下，早把戟杆折做两段。急待挣扎，被那将军扑入怀内，轻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这兀颜小将军活捉过去，拦住后军，都喝下马来。众军黑天摸地，不辨东西，只得下马受降。拿住小将军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虎军大将双鞭呼延灼。当时公孙胜在中军作法，见捉了小将军，便收了法术，阵中仍复如旧，青天白日。

且说太真驸马并李金吾将军，各引兵一千，只等阵中消息，便要来策应，却不想不见些动静，不敢杀过来。宋江出到阵前，高声喝道：“你那两军不降，更待何时？兀颜小将已被吾生擒在此！”喝令群刀手簇出阵前。李金吾见了，一骑马一条枪，直赶过来，要救兀颜延

寿。却有霹雳火秦明正当前部，飞起狼牙棍，直取李金吾。二马相交，军器并举，两军齐声呐喊。李金吾先自心中慌了，手段缓急差迟，被秦明当头一棍，连盔透顶，打的粉碎。李金吾攉下马来。太真驸马见李金吾输了，引军便回。宋江催兵掩杀，辽兵大败奔走。夺得战马三千余匹，旗幡剑戟，弃满川谷。宋江引兵径望燕京进发，直欲长驱席卷，以复王封。

却说辽兵败残人马逃回辽国，见了兀颜统军，禀说小将军去打宋兵阵势，被他活捉去了，其余牙将，尽皆归降，李金吾亦被他那里一棍打死，太真驸马逃得性命，不知去向。兀颜统军听了大惊，便道：“吾儿自小习学阵法，颇知玄妙。宋江那厮，把甚阵势捉了吾儿？”左右道：“只是个九宫八卦阵势，又无甚希奇。俺这小将军布了四个阵势，都被那蛮子识破了。临了，对俺小将军说道：‘你识我九宫八卦阵，你敢来打么？’俺小将军便领了千百骑马军，从西门打将入去，被他



呼延灼力擒番将

强弓硬弩射住，只有一半人马能够入去，不知怎生被他生擒活捉了。”兀颜统军道：“量这个九宫八卦阵，有甚难打，必是被他变了阵势。”众军道：“俺们在将台上，望见他阵中队伍不动，旗幡不改，只见上面一派黑云，罩定阵中。”

兀颜统军道：“恁的必是妖术。吾不起军，这厮也来。若不取胜，吾当自刎！谁敢与吾作前部先锋，引兵前去？俺驱大队，随后便来。”帐前转过二将齐出：“某等两个，愿为前部。”一个是番官琼妖纳延；一个是燕京骁将，姓寇，双名镇远。兀颜统军大喜，便道：“你两个小心在意，与吾引一万军兵作前部先锋，逢山开路，遇水迭桥。吾引大军，随后便到。”

且不说琼、寇二将起身，作先锋开路，却说兀颜统军，随即整点本部下十一曜大将，二十八宿将军，尽数出征。先说那十一曜大将：

太阳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，引兵五千。

太阴星天寿公主答里李，引女兵五千。

罗睺星皇侄耶律得荣，引兵三千。

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，引兵三千。

紫炁星皇侄耶律得忠，引兵三千。

月孛星皇侄耶律得信，引兵三千。

东方青帝水星大将只儿拂郎，引兵三千。

西方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，引兵三千。

南方荧惑火星大将洞仙文荣，引兵三千。

北方玄武水星大将曲利出清，引兵三千。

中央镇星土星上将都统军兀颜光，总领各飞兵马首将五千，镇守中坛。兀颜将军再点部下那二十八宿将军：

角木蛟孙忠	亢金龙张起
氐土貉刘仁	房日兔谢武
心月狐裴直	尾火虎顾永兴
箕水豹贾茂	斗木獬萧大观
牛金牛薛雄	女士蝠俞得成
虚日鼠徐威	危月燕李益
室火猪祖兴	壁水獒成珠那海
奎木狼郭永冒	娄金狗阿哩义
胃土雉高彪	昂日鸡顺受高
毕月乌国永泰	觜火猴潘异
参水猿周豹	井木犴童里合
鬼金羊王景	柳土獐雷春
星日马卞君保	张月鹿李复
翼火蛇狄圣	轸水蚓班古儿

那兀颜光整点就十一曜大将、二十八宿将军，引起大队军马精兵二十余万，倾国而起，奉请郎主御驾亲征。有古风一篇为证：

羊角风旋天地黑，黄沙漠漠云阴涩。
契丹兵动山岳摧，万里乾坤皆失色。
狂嘶骏马坐胡儿，跃溪超岭流星驰。
撻枪发光天狗吠，迷离毒雾奔群魑。
宝雕弓挽乌龙脊，雪刃霜刀映寒日。
万片霞光锦带旗，千池荷叶青毡笠。
胡笳齐和天山歌，鼓声震起白骆驼。
番王左右持绣斧，统军前后挥金戈。
绣斧金戈势相亚，打围一路无禾稼。
海青放起鸿鹄愁，豹子鸣时神鬼怕。
幽州城下如沸波，连营列骑精兵多。
罡星天遣除妖祲，纷纷宿曜如予何。

且不说兀颜统军兴起大队之师，卷地而来。再说先锋琼、寇二将引一万人马，先来进行。早有细作报与宋江，这场厮杀不小。宋江听了大惊，传下将令，一面教取卢俊义部下尽数军马，一面又取檀州、蓟州旧有人员，都来听调。就请赵枢密前来监战。再要水军头目，将带水手人员，尽数登岸，都到霸州取齐，陆续进发。

水军头领护持赵枢密在后而来，应有军马，尽在幽州。宋江等接见赵枢密，参拜已罢。赵枢密道：“将军如此劳神，国之柱石，名传万载。下官回朝，于天子前必当重保。”宋江答道：“无能小将，不足挂齿，上托天子洪福，下赖元帅虎威，偶成小功，非人能也！今有探细人报来就里，闻知辽国兀颜统军，起二十万军马，倾国而来。兴亡胜败，决此一战。特请枢相另立营寨，于十五里外屯扎，看宋江施犬马之劳，与众弟兄并力向前，决此一战。”赵枢

密道：“将军善觑方便。”

宋江遂辞了赵枢密，与同卢俊义引起大兵，转过幽州地面所属永清县界，把军马屯扎，下了营寨。聚集诸将头领，上帐同坐，商议军情大事。宋江道：“今次兀颜统军亲引辽兵，倾国而来，决非小可。死生胜负，在此一战。汝等众兄弟，皆宜努力向前，勿生退悔。但得微功，上达朝廷，天子恩赏，必当共享。”众皆起身，都道：“兄长之命，谁敢不依！”正商议间，小校报来，有辽国使人下战书来。宋江教唤至帐下，将书呈上。宋江拆书看了，乃是辽国兀颜统军帐前先锋琼、寇二将军，统前部兵马，相期来日决战。宋江就批书尾，回示来日决战，叫与来使酒食，放回本寨。

此时秋尽冬来，军披重铠，马挂皮甲，尽皆得时。次日五更造饭，平明拔寨，尽数起行。不到四五里，宋兵果与辽兵相迎。遥望皂雕旗影里，闪出两员先锋旗号来。战鼓喧天，门旗开处，那个琼先锋当先出马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头戴鱼尾卷云嵌铁冠，披挂龙鳞傲霜嵌缝铠，身穿石榴红锦绣罗袍，腰系荔枝七宝黄金带，足穿抹绿鹰嘴金线靴，腰悬炼银竹节熟钢鞭。左挂硬弓，右悬长箭。马跨越岭巴山兽，枪拈翻江搅海龙。

当下那个琼妖纳延横枪跃马，立在阵前。宋江在门旗下看了琼先锋如此英雄，便问：“谁与此将交战？”当下九纹龙史进提刀跃马，出来与琼将军挑斗。战马相交，军器并举，二将斗到三二十合，史进一刀却砍个空，吃了一惊，拨回马望本阵便走。琼先锋纵马赶来。宋兵阵上小李广花荣正在宋江背后，见输了史进，便拈起弓，搭上箭，把马挨出阵前，觑得来马较近，飏的只一箭，正中琼先锋面门，翻身落马。史进听得背后坠马，霍地回身，复上一刀，结果了琼妖纳延。

那寇先锋望见砍了琼先锋，怒从心起，跃马提枪，直出阵前，高声大骂：“贼将怎敢暗算吾兄！”当有病尉迟孙立飞马直出，径来奔寇镇远。军中战鼓喧天，耳畔喊声不绝。那孙立的金枪，神出鬼没。寇先锋斗不过二十余合，勒回马便走，不敢回阵，恐怕撞动了阵脚，绕阵东北而走。孙立正要建功，那里肯放，纵马赶去。寇先锋去得远了，孙立在马上带住枪，左手拈弓，右手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着寇先锋后心较亲，只一箭。那寇将军听的弓弦响，把身一侧，那枝箭却好射到，顺手只一绰，绰了那枝箭。孙立见了，暗暗地喝采。寇先锋冷笑道：“这厮卖弄弓箭！”便把那枝箭咬在口里，自把枪带在了事环上，急把左手取出硬弓，右手就取那枝箭，搭上弦，扭过身来，望孙立前心窝里一箭射来。孙立早已偷眼见了，在马上左来右去。那枝箭到胸前，把身望后便倒，那枝箭从身上飞过去了。这马收勒不住，只顾跑来。寇先锋把弓穿在臂上，扭回身，且看孙立倒在马上。寇先锋想道：“必是中了箭！”原来孙立两腿有力，夹住宝铠，倒在马上，故作如此，却不坠下马来。寇先锋勒转马，要来捉孙立。两个马头却好相迎着，隔不的丈尺来去，孙立却跳将起来，大喝一声。寇先锋吃了一惊，便回道：“你只躲的我箭，须躲不的我枪。”望孙立胸前尽力一枪搠来，孙立挺起胸脯，受他一枪。枪尖到甲，略侧一侧，那枪从肋窝里放将过去，那寇将军却扑入怀来。孙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钢鞭，向那寇先锋脑袋上飞将下来，削去了半个天灵骨。那寇将军做了半世番官，死于孙立之手，尸骸落于马前。孙立提枪回来阵前。宋江大纵三军，掩杀过对阵来。辽兵无主，东西乱窜，各自逃生。

宋江正赶之间，听的前面连珠炮响，宋江便教水军头领先引一支军卒人马，把住水口。差花荣、秦明、吕方、郭盛骑马上山顶望时，只见垓垓攘攘，番军人马，盖地而来。

正是：鸣镝如雷奔虏骑，扬尘若雾涌胡兵。毕竟来的番军是何处人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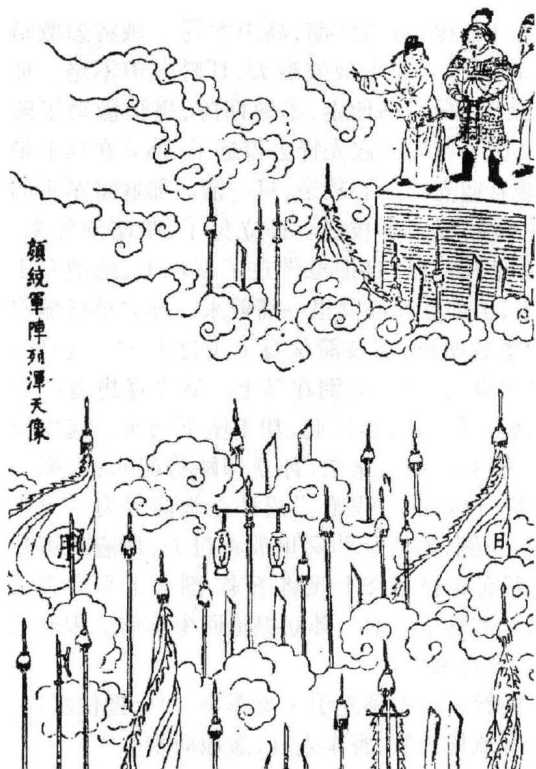
顏統軍列陣混天象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

话说当时宋江在高阜处，看了辽兵势大，慌忙回马来到本阵，且教将军马退回永清县山口屯扎。便就帐中与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等商议道：“今日虽是赢了他一阵，损了他两个先锋，我上高阜处观望辽兵，其势浩大，漫天遍地而来，此乃是大队番军人马。来日必用与他大战交锋，恐寡不敌众，如之奈何？”吴用道：“古之善用兵者，能使寡敌众。昔晋谢玄五万人马，战退苻坚百万雄兵，先锋何为惧哉！可传令与三军众将，来日务要旗幡严整，弓弩上弦，刀剑出鞘，深栽鹿角，警守营寨，濠堑齐备，军器并施，整顿云梯炮石之类，预先伺候。还只摆九宫八卦阵势。如若他来打阵，依次而起。纵他有百万之众，安敢冲突？”

宋江道：“军师言之甚妙。”随即传令已毕，诸将三军，尽皆听令。五更造饭，平明拔寨

都起，前抵昌平县界，即将军马摆开阵势，扎下营寨。前面摆列马军，还是虎军大将，秦明在前，呼延灼在后，关胜居左，林冲居右，东南索超，东北徐宁，西南董平，西北杨志。宋江守领中军，其余众将，各依旧职。后面步军，另做一阵在后，卢俊义、鲁智深、武松三个为主。数万之中，都是能征惯战之将，个个磨拳擦掌，准备厮杀。阵势已定，专候番军。

不多时，遥望辽兵远远而来。前面六队番军人马，每队各有五百，左设三队，右设三队，循环往来，其势不定。此六队游兵，又号哨路，又号压阵。次后大队盖地来时，前军尽是皂纛旗，一代有七座旗门，每门有千匹马，各有一员大将。怎生打扮？头顶黑盔，身披玄甲，上穿皂袍，坐骑乌马。手中一般军器，正按北方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。七门之内，总设一员把总上将，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。怎生打扮？头披青丝细发，黄抹额紧束金箍，身穿秃袖皂袍，乌油甲密铺银铠。足跨一匹乌骓千里马，手擎一口黑柄三



顏統軍列陣混天象

尖刀。乃是番将曲利出清,引出三千披发黑甲人马,按北辰五炁星君。皂旗下军兵,不计其数。正是:冻云截断东方日,黑气平吞北海风。

左军尽是青龙旗,一代也有七座旗门,每门有千匹马,各有一员大将。怎生打扮?头戴四缝盔,身披柳叶甲,上穿翠色袍,下坐青鬃马。手拿一般军器,正按东方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。七门之内,总设一员把总大将,按上界东方苍龙木星。怎生打扮?头戴狮子盔,身披狻猊铠,堆翠绣青袍,缕金碧玉带。手中月斧金丝杆,身坐龙驹玉块青。乃是番将只儿拂郎,引三千青色宝幡人马,按东震九炁星君。青旗下左右围绕军兵,不计其数。正似:翠色点开黄道路,青霞截断紫云根。

右军尽是白虎旗,一代也有七座旗门,每门有千匹马,各有一员大将。怎生打扮?头戴水磨盔,身披烂银铠,上穿素罗袍,坐骑雪白马。各拿伏手军器,正按西方奎、娄、胃、昂、毕、觜、参。七门之内,总设一员把总大将,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。怎生打扮?头顶兜鍪凤翅盔,身披花银双钩甲,腰间玉带迸寒光,称体素袍飞雪练。骑一匹照夜玉狻猊马,使一枝纯钢银枣槊。乃是番将乌利可安,引三千白纓素旗人马,按西兑七炁星君。白旗下前后护御军兵,不计其数。正似:征驼卷尽阴山雪,番将斜披玉井冰。

后军尽是绯红旗,一代亦有七座旗门,每门有千匹马,各有一员大将。怎生打扮?头戴锁箱朱红漆笠,身披猩猩血染征袍。桃红锁甲现鱼鳞,冲阵龙驹名赤兔。各伏拏手军器,正按南方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。七门之内,总设一员把总大将,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。怎生打扮?头顶着绛冠,朱樱灿烂。身穿绯红袍,茜色光辉。甲披一片红霞,靴刺数条花缝。腰间宝带红鞦,臂挂硬弓长箭。手持八尺火龙刀,坐骑一匹胭脂马。乃是番将洞仙文荣,引三千红罗宝幡人马,按南离三炁星君。红旗下朱樱绛衣军兵,不计其数。正似:离宫走却六丁神,霹雳震开三昧火。

阵前左有一队五千猛兵,人马尽是金缕弁冠,镀金铜甲,绯袍朱纓,火焰红旗,绛鞍赤马,簇拥着一员大将。头戴簇芙蓉如意缕金冠,身披结连环兽面锁子黄金甲,猩红烈火绣花袍,碧玉嵌金七宝带。使两口日月双刀,骑一匹五明赤马。乃是辽国御弟大王耶律得重,正按上界太阳星君。正似:金乌拥出扶桑国,火伞初离东海洋。

阵前右设一队五千女兵,人马尽是银花弁冠,银钩锁甲,素袍素纓,白旗白马,银杆刀枪,簇拥着一员女将。金凤钗对插青丝,红抹额乱铺珠翠,云肩巧衬锦裙,绣袄深笼银甲。小小花靴金蹬稳,翩翩翠袖玉鞭轻。使一口七星宝剑,骑一匹银鬃白马。乃是辽国天寿公主答里李,按上界太阴星君。正似:玉兔团团离海角,冰轮皎皎照瑶台。

两队阵中,团团一遭,尽是黄旗簇簇,军将尽骑黄马,都披金甲。衬甲袍起一片黄云,绣包巾散半天黄雾。黄军队中,有军马大将四员,各领兵三千,分于四角。每角上一员大将,团团守护。东南一员大将,青袍金甲,手持宝枪,坐骑粉青马,立于阵前,按上界罗炁星君,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荣。西南一员大将,紫袍银甲,使一口宝刀,坐骑海骊马,立于阵前,按上界计都星君,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华。东北一员大将,绿袍银甲,手执方天画戟,坐骑五明黄马,立于阵前,按上界紫炁星君,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忠。西北一员大将,白袍铜甲,手仗七星宝剑,坐骑踢云乌骓马,立于阵前,按上界月孛星君,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得信。

黄军阵内,簇拥着一员上将,左有执青旗,右有持白钺,前有擎朱幡,后有张皂盖。周回旗号,按二十四气,六十四卦,南辰北斗,飞龙飞虎,飞熊飞豹,明分阴阳左右,暗合璇玑玉衡乾坤混沌之象。那员上将,使一枝朱红画杆方天戟。怎生打扮?头戴七宝紫金冠,身

穿龟背黄金甲，西川红锦绣花袍，蓝田美玉玲珑带。左悬金画铁胎弓，右带凤翎钹子箭。足穿鹰嘴云根靴，坐骑铁脊银鬃马。锦雕鞍稳踏金镫，紫丝缰牢绊山鞍。腰间挂剑驱番将，手内挥鞭统大军。这簇军马光辉，四边浑如金色，按上界中宫土星一炁天君，乃是辽国都统军大元帅兀颜光。

黄旗之后，中军是凤辇龙车。前后左右，七重剑戟枪刀围绕。九重之内，又有三十六对黄巾力士，推捧车驾。前有九骑金鞍骏马驾辕，后有八对锦衣卫士随阵。辇上中间，坐着辽国郎主，头戴冲天唐巾，身穿九龙黄袍，腰系蓝田玉带，足穿朱履朝靴。左右两个大臣，左丞相幽西李瑾，右丞相太师褚坚，各带貂蝉冠，火裙朱服，紫绶金章，象简玉带。龙床两边，金童玉女，执简捧珪。龙车前后左右两边，簇拥护驾天兵。辽国郎主，自按上界北极紫微大帝，总领镇星。左右二丞相，按上界左辅、右弼星君。正是：一天星斗离乾位，万象森罗降世间。有诗为证：

宿曜随宜列八方，更将土德镇中央。

胡人从不关天象，何事纷纷凑上苍？

那辽国番军摆列天阵已定，正如鸡卵之形，似复盆之状，旗排四角，枪摆八方，循环无定，进退有则。宋江看见，便教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，就中军竖起云梯将台，引吴用、朱武上台观望。宋江看了，惊讶不已。朱武看了，认的是天阵，便对宋江、吴用道：“此乃太乙混天象阵也！”宋江问道：“如何攻击？”朱武道：“此天阵变化无穷，机关莫测，不可造次攻击。”宋江道：“若不打得开阵势，如何得他军退？”吴用道：“急切不知他阵内虚实，如何便去打得？”

正商议间，兀颜统军在中军传令，今日属金，可差亢金龙张起、牛金牛薛雄、娄金狗阿里义、鬼金羊王景四将，跟随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，离阵攻打宋兵。宋江众将在阵前，望见对阵右军七门，或开或闭，军中雷响，阵势团团，那引军旗在阵内自东转北，北转西，西投南。朱武见了，在马上道：“此乃是天盘左旋之象。今日属金，天盘左动，必有兵来。”说犹未了，五炮齐响，早是对阵踊出军来。中是金星，四下是四宿，引动五队军马，卷杀过来，势如山倒，力不可当。宋江军马措手不及，望后急退。大队压住阵脚，辽兵两面夹攻，宋江大败，急忙退兵，回到本寨，辽兵也不来追赶。点视军中头领，孔亮伤刀，李云中箭，朱富着炮，石勇着枪，中伤军卒，不计其数。随即发付上车，去后寨令安道全医治。宋江教前军下了铁蒺藜，深栽鹿角，坚守寨门。

宋江在中军纳闷，与卢俊义等商议：“今日折了一阵，如之奈何？再若不出交战，必来攻打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来日着两路军马，撞住他那压阵军兵。再调两路军马，撞那厮正北七门。却教步军从中间打将入去，且看里面虚实如何。”宋江道：“也是。”次日便依卢俊义之言，收拾起寨，前至阵前准备，大开寨门，引兵前进。遥望辽兵不远，六队压阵辽兵，远探将来。宋江便差关胜在左，呼延灼在右，引本部军马，撞退压阵辽兵。大队前进，与辽兵相接，宋江再差花荣、秦明、董平、杨志在左，林冲、徐宁、索超、朱仝在右，两队军兵，来撞皂旗七门。果然撞开皂旗阵势，杀散皂旗人马，正北七座旗门，队伍不整。宋江阵中却转过李逵、樊瑞、鲍旭、项充、李衮五百牌手向前，背后鲁智深、武松、杨雄、石秀、解珍、解宝，将带应有步军头目，撞杀入去。混天阵内，只听四面炮响，东西两军，正面黄旗军撞杀将来。宋江军马抵当不住，转身便走。后面架隔不定，大败奔走，退回原寨。急点军时，折其大半。杜迁、宋万又带重伤。于内不见了黑旋风李逵。原来李逵杀的性起，只顾砍入他阵里去，被他挠钩搭住，活捉去了。宋江在寨中听的，心中纳闷。传令教先送杜迁、宋万去后寨，令安道全调治，带伤

马匹,叫牵去与皇甫端料理。

宋江与吴用等商议:“今日又折了李逵,输了这一阵,似此怎生奈何?”吴用道:“前日我这里活捉的他那个小将军,是兀颜统军的孩儿,正好与他打换。”宋江道:“这番换了,后来倘若折将,何以解救?”吴用道:“兄长何故执迷,且顾眼下。”说犹未了,小校来报:“有辽将遣使到来打话。”宋江唤入中军,那番官来与宋江厮见,说道:“俺奉元帅将令,今日拿得你的一个头目,到俺总兵面前,不肯杀害,好生与他酒肉,管待在那里。统军要送来与你,换他孩儿小将军还他。如是将军肯时,便送那个头目来还。”宋江道:“既是恁地,俺明日取小将军来阵前,两相交换。”番官领了宋江言语,上马去了。宋江再与吴用商议道:“我等无计破他阵势,不若取将小将军来,就这里解和这阵,两边各自罢战。”吴用道:“且将军马暂歇,别生良策,再来破敌,未为晚矣。”到晚,差人星夜去取兀颜小将军来,也差个人直往兀颜统军处,说知就里。

且说兀颜将军正在帐中坐地,小军来报,宋先锋使人来打话。统军传令,教唤入来。到帐前,见了兀颜将军,说道:“俺的宋先锋拜意统军麾下,今送小将军回来,换俺这个头目。即今天气严寒,军士劳苦,两边权且罢战,待来春别作商议,俱免人马冻伤。请统军将令。”兀颜统军听了,大喝道:“无智辱子被汝生擒,纵使得活,有何面目见咱?不用相换,便拿下替俺斩了。若要罢战权歇,教你宋江束手来降,免汝一死。若不如此,吾引大兵一到,寸草不留!”大喝一声:“退去!”使者飞马回寨,将这话诉与宋江。

宋江慌速,只怕救不得李逵,拔寨便起,带兀颜小将军直抵前军,隔阵大叫:“可放过俺的头目来,我还你小将军。不罢战不妨,自与你对阵厮杀。”只见辽兵阵中,无移时,把李逵一骑马送出阵前来。这里也牵一匹马,送兀颜小将军出阵去。两家如此,一言为定。两边一齐同收同放,李将军回寨,小将军也骑马过去了。当日两边,都不厮杀。宋江退兵回寨,且与李逵贺喜。

宋江帐中与诸将相议道:“辽兵势大,无计可破,使我忧煎,度日如年,怎生奈何?”呼延灼道:“我等来日,可分十队军马,两路去当压阵军兵,八路一齐撞击,决此一战。”宋江道:“全靠你等众弟兄同心戮力,来日必行。”吴用道:“两番撞击不动,不如守等他来交战。”宋江道:“等他来,也不是良法。只是众弟兄当以力敌,岂有连败之理!”

当日传令,次早拔寨起军,分作十队,飞抢前去。两路先截住后背压阵军兵,八路军马更不打话,呐喊摇旗,撞入混天阵去。听的里面雷声高举,四七二十八门一齐分开,变作一字长蛇之阵,便杀出来。宋江军马措手不及,急令回军,大败而走,旗枪不整,金鼓偏斜,速



宋公明梦授玄女法

宋公明梦授玄女法

退回来。到得本寨，于路损折军马数多。宋江传令，教军将紧守山口寨栅，深掘濠堑，牢栽鹿角，坚闭不出，且过冬寒。

却说副枢密赵安抚累次申达文书赴京，奏请索取衣袄等件。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正受郑州团练使，姓王，双名文斌。此人文武双全，满朝钦敬，将带京师一万余人，起差民夫车辆，押运衣袄五十万领，前赴宋先锋军前交割。就行催并军将，向前交战，早奏凯歌。王文斌领了圣旨文书，将带随行军器，拴束衣甲鞍马，催攒人夫军马，起运车仗出东京，望陈桥驿进发。监押着一二百辆车子，上插黄旗，书“御赐衣袄”，迤逦前进。经过去处，自有官司供给口粮。

在路非则一日，来到边庭，参见了赵枢密，呈上中书省公文。赵安抚看了大喜道：“将军来的正好，目今宋先锋被辽国兀颜统军，把兵马摆成混天阵势，连输了数阵。头目人等，中伤者多，现今发在此间将养，令安道全医治。宋先锋扎寨在永清县地方，并不敢出战，好生纳闷。”王文斌禀道：“朝廷因此就差某来，催并军士向前，早要取胜。今日既然累败，王某回京师，见省院官，难以回奏。文斌不才，自幼颇读兵书，略晓些阵法，就到军前，略施小策，愿决一阵，与宋先锋分忧。未知枢相钧命若何？”赵枢密大喜，置酒宴赏，就军中犒劳押车人夫，就教王文斌转运衣袄，解付宋江军前给散。赵安抚先使人报知宋先锋去了。

且说宋江在中军帐中纳闷，闻知赵枢密使人来，转报东京差教头郑州团练使王文斌，押送衣袄五十万领，就来军前催并进兵。宋江差人接至寨中下马，请入帐内，把酒接风。数杯酒，询问缘由。宋江道：“宋某自蒙朝廷差遣到边，上托天子洪福，得了四个大郡。今到幽州，不想被番邦兀颜统军设此混天象阵，兵屯二十万，整整齐齐，按周天星象，请启郎主御驾亲征。宋江连败数阵，无计可施，屯驻不敢轻动。今幸得将军降临，愿赐指教。”王文斌道：“量这个混天阵，何足为奇！王某不才，同到军前一观，别有主见。”宋江大喜，先令裴宣，且将衣袄给散军将，众人穿罢，望南谢恩。当日中军置酒，殷勤管待，就行赏劳三军。

来日结束，五军都起。王文斌取过带的头盔衣甲，全副披挂上马，都到阵前。对阵辽兵望见宋兵出战，报入中军。金鼓齐鸣，喊声大举，六队战马哨出阵来。宋江分兵杀退。王文斌上将台亲自看一回，下云梯来说道：“这个阵势，也只如常，不见有甚惊人之处。”不想王文斌自己不识，且图诈人要誉，便叫前军擂鼓搦战。对阵番军也挝鼓鸣金。宋江立马大喝道：“不要狐朋狗党，敢出来挑战么？”说犹未了，黑旗队里第四座门内，飞出一将。那番官披头散发，黄罗抹额，衬着金箍乌油铠甲，秃袖皂袍，骑匹乌骓马，挺三尖刀，直临阵前。背后牙将，不记其数。引军皂旗上书银字“大将军曲利出清”，跃马阵前搦战。王文斌寻思道：“我不就这里显扬本事，再于何处施逞？”便挺枪跃马出阵，与番官更不打话，骤马相交。王文斌挺枪便搦，番将舞刀来迎。斗不到二十余合，番将回身便走。王文斌见了，便骤马飞枪，直赶将去。原来番将不输，特地要卖个破绽，漏他来赶。番将抡起刀，觑着王文斌较亲，翻身背砍一刀，把王文斌连肩和胸脯砍做两段，死于马下。宋江见了，急叫收军。那辽兵撞掩过来，又折了一阵，慌慌忙忙，收拾还寨。众多军将，看见立马斩了王文斌，面面厮觑，俱各骇然。宋江回到寨中，动纸文书，申复赵枢密说：“王文斌自愿出战身死，发付带来人伴回京。”赵枢密听得此事，展转忧闷，甚是烦恼，只得写了申呈奏本，关会省院打发来的人伴回京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赵括徒能读父书，文斌殒命又何愚。

平时夸口千人有，临阵成功一个无。

且说宋江自在寨中纳闷，百般寻思，无计可施，怎生破的辽兵，寝食俱废，梦寐不安。

是夜严冬，天气甚冷，宋江闭上帐房，秉烛沉吟闷坐。时已二鼓，神思困倦，和衣隐几而卧。觉道寨中狂风忽起，冷气侵人。宋江起身，见一青衣女童，向前打个稽首。宋江便问：“童子自何而来？”童子答曰：“小童奉娘娘法旨，有请将军，便烦移步。”宋江道：“娘娘现在何处？”童子指道：“离此间不远。”

宋江遂随童子出的帐房，但见上下天光一色，金碧交加，香风细细，瑞霭飘飘，有如二三月间天气。行不过三二里多路，见座大林，青松茂盛，翠柏森然，紫桂亭亭，石栏隐隐，两边都是茂林修竹，垂柳夭桃，曲折阑干，转过石桥，朱红棂星门一座。仰观四面，萧墙粉壁，画栋雕梁，金钉朱户，碧瓦重檐，四边帘卷虾须，正面窗横龟背。女童引宋江从左廊下而进，到东向一个阁子前，推开朱户，教宋江里面少坐。举目望时，四面云窗寂静，霞彩满阶，天花缤纷，异香缭绕。童子进去，复又出来传旨道：“娘娘有请，星主便行。”宋江坐未暖席，即时起身。又见外面两个仙女人来，头戴芙蓉碧玉冠，身穿金缕绛绡衣，与宋江施礼。宋江不敢仰视。那两个仙女道：“将军何故作谦？娘娘更衣便出，请将军议论国家大事，便请同行。”宋江唯然而行，听的殿上金钟声响，玉磬音鸣。青衣迎请宋江上殿。二仙女前进，引宋江自东阶而上，行至珠帘之前。宋江只听的帘内玎珰隐隐，玉佩锵锵。青衣请宋江入帘内，跪在香案之前。举目观望殿上，祥云霭霭，紫雾腾腾，正面九龙床上，坐着九天玄女娘娘。头戴九龙飞凤冠，身穿七宝龙凤绛绡衣，腰系山河日月裙，足穿云霞珍珠履，手执无瑕白玉珪。两边侍从女仙，约有三二十个。

玄女娘娘与宋江曰：“吾传天书与汝，不觉又早数年矣！汝能忠义坚守，未尝少怠。今宋天子令汝破辽，胜负如何？”宋江俯伏在地，拜奏曰：“臣自得蒙娘娘赐与天书，未尝轻慢泄漏于人。今奉天子敕命破辽，不期被兀颜统军设此混天象阵，累败数次。臣无计可施，正在危急之际。”玄女娘娘曰：“汝知混天象阵法否？”宋江再拜奏道：“臣乃下土愚人，不晓其法，望乞娘娘赐教。”玄女娘娘曰：“此阵之法，聚阳象也。只此攻打，永不能破，若欲要破，须取相生相克之理。且如前面皂旗军马内设水星，按上界北方五炁辰星。你宋兵中，可选大将七员，黄旗黄甲、黄衣黄马，撞破辽兵皂旗七门。续后命猛将一员，身披黄袍，直取水星，此乃土克水之义也。却以白袍军马，选将八员，打透他左边青旗军阵，此乃金克木之义也。却以红袍军马，选将八员，打透他右边白旗军阵，此乃火克金之义也。却以皂旗军马，选将八员，打透他后军红旗军阵，此乃水克火之义也。却命一枝青旗军马，选将九员，直取中央黄旗军阵主将，此乃木克土之义也。再选两枝军马，命一枝绣旗花袍军马，扮作罗喉，独破辽兵太阳军阵。命一枝素旗银甲军马，扮作计都，直破辽兵太阴军阵。再造二十四部雷车，按二十四气，上放火石火炮，直推入辽兵中军。令公孙胜布起风雷天罡正法，径奔入辽主驾前。可行此计，足取全胜。日间不可行兵，须是夜黑可进。汝当亲自领兵，掌握中军，催动人马，一鼓成功。吾之所言，汝当秘受。保国安民，勿生退悔。天凡有限，从此永别。他日琼楼金阙，别当重会。汝宜速还，不可久留。”特命青衣献茶。

宋江吃罢，令青衣即送星主还寨。宋江再拜，恳谢娘娘，出离殿庭。青衣前引宋江下殿，从西阶而出，转过棂星红门，再登旧路。才过石桥松径，青衣用手指道：“辽兵在那里，汝当破之！”宋江回顾，青衣用手一推，猛然惊觉，就帐中做了一梦。静听军中更鼓，已打四更，宋江便叫请军师圆梦。吴用来到中军帐内，宋江道：“军师有计破混天阵否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未有良策可施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已梦玄女娘娘传与秘诀，寻思定了，特请军师商议。可以会集诸将，分拨行事。”

正是：动达天机施妙策，摆开星斗破迷关。毕竟宋江怎生打阵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

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

话说当下宋江梦中授得九天玄女之法，不忘一句，便请军师吴用计议定了，申禀赵枢密。寨中合造雷车二十四部，都用画板铁叶钉成，下装油柴，上安火炮，连更晓夜，催并完成。商议打阵，会集诸将人马，宋江传令，各各分派。便点按中央戊己土黄袍军马，战辽国水星阵内，差大将一员双枪将董平，左右撞破皂旗军七门，差副将七员：朱仝、史进、欧鹏、邓飞、燕顺、马麟、穆春；再点按西方庚辛金白袍军马，战辽国木星阵内，差大将一员豹子头林冲，左右撞破青旗军七门，差副将七员：徐宁、穆弘、黄信、孙立、杨春、陈达、杨林；再点按南方丙丁火红袍军马，战辽国金星阵内，差大将一员霹雳火秦明，左右撞破白旗军七门，差副将七员：刘唐、雷横、单廷珪、魏定国、周通、龚旺、丁得孙；再点按北方壬癸水黑袍军马，

战辽国火星阵内，差大将一员双鞭呼延灼，左右撞破红旗军七门，差副将七员：杨志、索超、韩滔、彭玘、孔明、邹渊、邹润；再点按东方甲乙木青袍军马，战辽国土星主将阵内，差大将一员大刀关胜，左右撞破中军黄旗主阵人马，差副将八员：花荣、张清、李应、柴进、宣赞、郝思文、施恩、薛永；再差一枝绣旗花袍军，打辽国太阳左军阵内，差大将七员：鲁智深、武松、杨雄、石秀、焦挺、汤隆、蔡福；再差一枝素袍银甲军，打辽国太阴右军阵中，差大将七员：扈三娘、顾大嫂、孙二娘、王英、孙新、张青、蔡庆；再差打中军一枝悍勇人马，直擒辽主，差大将六员：卢俊义、燕青、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；再遣护送雷车至中军，大将五员：李逵、樊瑞、鲍旭、项充、李衮；其余水军头领，并应有人，尽到阵前协助破阵。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，分拨人员，仍排九宫八卦阵势。宋江传令已罢，众将各各遵依。一面趲造雷车已了，装载法物，推到阵前。正是：计就惊天地，谋成破鬼神。



宋公明破阵成功

且说兀颜统军连日见宋江不出交战，差遣压阵军马，直哨到宋江寨前。宋江连日制造完备，选定日期，是晚起身，来与辽兵相接。一字儿摆开阵势，前面尽把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，只待天色傍晚。黄昏左侧，只见朔风凛凛，彤云密布，罩合天地，未晚先黑。宋江教众军人等断芦为笛，衔于口中，唢呐为号。当夜先分四路兵去，只留黄袍军摆在阵前。这分出四路军马，赶杀哨路番军，绕阵脚而走，杀投北去。

初更左侧，宋江军中连珠炮响。呼延灼打开阵门，杀入后军，直取火星。关胜随即杀入中军，直取土星主将。林冲引军杀入左军阵内，直取木星。秦明领军撞入右军阵内，直取金星。董平便调军攻打头阵，直取水星。公孙胜在军中仗剑作法，踏罡步斗，敕起五雷。是夜南风大作，吹得树梢垂地，走石飞沙。一齐点起二十四部雷车，李逵、樊瑞、鲍旭、项充、李衮将引五百牌手，悍勇军兵，护送雷车，推入辽军阵内。一丈青扈三娘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阴阵中。花和尚鲁智深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阳阵中。玉麒麟卢俊义引领一枝军马，随着雷车，直奔中军。你我自去寻队厮杀。是夜雷车火起，空中霹雳交加，端的是杀得星移斗转，日月无光，鬼哭神号，人兵撩乱。

且说兀颜统军正在中军遣将，只听得四下里喊声大振，四面厮杀。急上马时，雷车已到中军，烈焰涨天，炮声震地，关胜一枝军马，早到帐前。兀颜统军急取方天画戟，与关胜大战。怎禁没羽箭张清，取石子望空中乱打，打的四边牙将，中伤者多逃命散走。李应、柴进、宣赞、郝思文纵马横刀，乱杀军将。

兀颜统军见身畔没了羽翼，拨回马望北而走，关胜飞马紧追。正是：饶君走上焰摩天，脚下腾云须赶上。花荣在背后见兀颜统军输了，一骑马也追将来，急拈弓搭箭，望兀颜统军射将去。那箭正中兀颜统军后心，听的铮地一声，火光迸散，正射在护心镜上。却待再射，关胜赶上，提起青龙刀，当头便砍。那兀颜统军披着三重铠甲，贴里一层连环铁铠，中间一重海兽皮甲，外面方是锁子黄金甲。关胜那一刀砍过，只透的两层，再复一刀，兀颜统军就刀影里闪过，勒马挺方天戟来迎。两个又斗了三五合，花荣赶上，觑兀颜统军面门又放一箭。兀颜统军急躲，那枝箭带耳根穿住凤翅金冠。兀颜统军急走，张清飞马赶上，拈起石子，望头脸上便打。石子飞去，打的兀颜统军扑在马上，拖着画戟而走。关胜赶上，再复一刀。那青龙刀落处，把兀颜统军连腰截骨带头砍着，攞下马去。花荣抢到，先换了那匹好马。张清赶来，再复一枪。可怜兀颜统军一世豪杰，一柄刀一条枪，结果了性命。有诗为证：

李靖六花人亦识，孔明八卦世应知。

混天只想无人敌，也有神机打破时。

却说鲁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员头领，众将呐喊，杀入辽兵太阳阵内。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，被武松一戒刀掠断马头，倒撞下马来，揪住头发，一刀取了首级，杀散太阳阵势。鲁智深道：“俺们再去中军拿了辽主，便是了事也！”

且说辽兵太阴阵中，天寿公主听得四边喊起厮杀，慌忙整顿军器上马，引女兵伺候。只见一丈青舞起双刀，纵马引着顾大嫂等六员头领，杀入帐来，正与天寿公主交锋。两个斗无数合，一丈青放开双刀，抢入公主怀内，劈胸揪住。两个在马上扭做一团，绞做一块。王矮虎赶上，活捉了天寿公主。顾大嫂、孙二娘在阵里杀散女兵。孙新、张青、蔡庆在外面夹攻。可怜玉叶金枝女，却作归降被缚人。

且说卢俊义引兵杀到中军，解珍、解宝先把帅字旗砍翻，乱杀番兵番将。当有护驾大臣与众多牙将，紧护辽国郎主銮驾，往北而走。阵内罗喉、月孛二皇侄，俱被刺死于马下。

计都皇侄就马上活拿了，紫炁皇侄不知去向。大兵重重围住，直杀到四更方息，杀的辽兵二十余万，七损八伤。

将及天明，诸将都回。宋江鸣金收军下寨，传令教生擒活捉之众，各自献功。一丈青献太阴星天寿公主，卢俊义献计都星皇侄耶律得华，朱仝献水星曲利出清，欧鹏、邓飞、马麟献斗木獬萧大观，杨林、陈述献心月狐裴直，单廷珪、魏定国献胃土雉高彪，韩滔、彭玘献柳土獐雷春、翼火蛇狄圣。诸将献首级，不计其数。宋江将生擒八将，尽行解赴赵枢密中军收禁。所得马匹，就行俵拨各将骑坐。

且说辽国郎主慌速退入燕京，急传旨意，坚闭四门，紧守城池，不出对敌。宋江知得辽主退回燕京，便教军马拔寨都起，直追至城下，团团围住。令人请赵枢密，直至后营监临打城。宋江传令，教就燕京城外，团团竖起云梯炮石，扎下寨栅，准备打城。

辽国郎主心慌，会集群臣商议，都道：“事在危急，莫若归降大宋，此为上计。”辽主遂从众议。于是城上早竖起降旗，差人来宋营求告：“年年进牛马，岁岁献珠珍，再不敢侵犯中国。”宋江引着来人，直到后营拜见赵枢密，通说投降一节。赵枢密听了道：“此乃国家大事，须用取自上裁，我未敢擅便主张。你辽国有心投降，可差的当大臣，亲赴东京，朝见天子。圣旨准你辽国皈依表文，降诏赦罪，方敢退兵罢战。”

来人领了这话，便入城回复郎主。当下国主聚集文武百官，商议此事。时有右丞相太师褚坚出班奏曰：“目今本国兵微将寡，人马皆无，如何迎敌？论臣愚意，微臣亲往宋先锋寨内，许以厚贿。一面令其住兵停战，一面收拾礼物，径往东京，投买省院诸官，令其于天子之前，善言启奏，别作宛转。目今中国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戩四个贼臣专权，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。可把金帛贿赂与此四人，买其请和，必降诏赦，收兵罢战。”郎主准奏。

次日，丞相褚坚出城来，直到宋先锋寨中。宋江接至帐上，便问来意如何。褚坚先说了国主投降一事，然后许宋先锋金帛玩好之物。宋江听了，说与丞相褚坚道：“俺连日攻城，不愁打你这个城池不破，一发斩草除根，免了萌芽再发。看见你城上竖起降旗，以此停兵罢战。两国交锋，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理，准你投拜纳降，因此按兵不动，容汝赴朝廷请罪献纳。汝今以贿赂相许，觑宋江为何等之人？再勿复言！”褚坚惶恐。宋江又道：“容你修表朝京，取自上裁。俺等按兵不动，待汝速去快来，汝勿迟滞！”

褚坚拜谢了宋先锋，作别出寨，上马回燕京来，奏知国主。众大臣商议已定，次日辽国君臣，收拾玩好之物，金银宝贝，彩绶珍珠，装载上车，差丞相褚坚，并同番官一十五员，前往京师。鞍马三十余骑，修下请罪表章一道，离了燕京，到了宋江寨内，参见了宋江。宋江引褚坚来见赵枢密，说知此事：“辽国今差丞相褚坚，亲往京师朝见，告罪投降。”赵枢密留住褚坚，以礼相待。自来与宋先锋商议，亦动文书，申达天子。就差柴进、萧让赍奏，就带行军公文，关会省院，一同相伴丞相褚坚，前往东京。

在路不止一日，早到京师，便将十车进奏金宝礼物，车仗人马，于馆驿内安下。柴进、萧让赍捧行军公文，先去省院下了，禀说道：“即日兵马围困燕京，旦夕可破。辽国郎主于城上竖起降旗，今遣丞相褚坚，前来上表，请罪纳降，告赦罢兵。未敢自专，来请圣旨。”省院官说道：“你且与他馆驿内权时安歇，待俺这里从长计议。”

此时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戩，并省院大小官僚，都是好利之徒。却说辽国丞相褚坚并众人先寻门路，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，次后省院各官处，都有贿赂。各各先以门路，馈送礼物诸官已了。次日早朝，百官朝贺拜舞已毕，枢密使童贯出班奏曰：“有先锋使宋江杀退辽兵，直至燕京，围住城池攻击，旦夕可破。今有辽主早竖降旗，情愿投降，遣使丞相